

谨以此书献给“一带一路”宏伟战略！

◎苗庭宽／著

大唐 百瓷 梦

《大唐百瓷梦》描写唐朝开元年间，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旷世珍品邢州白瓷创新烧制，成为大唐贡品，流通天下的故事。英俊后生李长生接任邢州瓷器行行首后，带领幼时伙伴方运生等五大窑主，历经挫折，矢志创业，烧制出如雪似银的邢州白瓷，开创了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与他们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有皇室落难的妙龄郡主，有隐姓埋名的亲王之孙，有京城瓷器行肝胆侠义的小师妹，有一见钟情的契丹族痴情女子，以及上官婉儿、娄师德、苏味道朝廷名臣等众多人物。小说以浓重之笔描写了邢州瓷器人执着爱情、事业，自由洒脱的独特的人性之美。

新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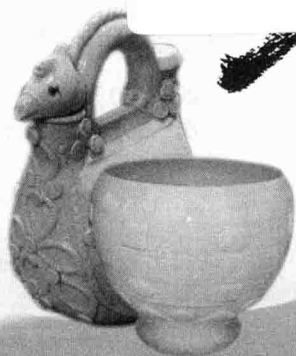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一带一路”宏伟战略！

大唐 负瓷人

◎苗庭宽／著

政协内丘县委员会特邀策划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贡瓷梦 / 苗庭宽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66-1676-5

I. ①大… II. ①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3646 号

大唐贡瓷梦

作 者: 苗庭宽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崔晶茹

封面设计: 伍民力

选题策划: 要力石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邮 编: 100040

<http://press.xinhuanet.com>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7

版 次: 2015年6月第一版

字 数: 400千字

印 次: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676-5

定 价: 4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大唐贡瓷梦》故事梗概	(1)
第 一 章 京城拜客访师母 亲王遗赠八百金	(5)
第 二 章 师妹夜半诉别情 归途巧遇神秘女	(16)
第 三 章 有心聘娶京城妹 娇妻却是舅家女	(27)
第 四 章 商家退货三百金 急煞窑家瓷器人	(38)
第 五 章 长生夜宴众窑主 慧心坦承旧王妃	(50)
第 六 章 亲王托孤瓷窑家 小尼原来是郡主	(61)
第 七 章 芳儿施爱恋夫君 长生夜奔漆泉寺	(71)
第 八 章 幽州千里访商客 夜宴歌喉动真情	(82)
第 九 章 孥懒助姐夺情郎 草原之夜定终身	(94)
第 十 章 运生抱得美人归 师妹寻踪到柳城	(106)
第十一章 宝珠情急吐真言 芳儿患病得真爱	(117)
第十二章 运生献计烧新瓷 长生率众建新窑	(130)
第十三章 芳儿宴请众姐妹 宝珠深夜受机宜	(141)
第十四章 慧心惊喜得失女 芳儿病重医无术	(150)
第十五章 元春病中吐心迹 慧心得报三春晖	(162)
第十六章 创业不惧千般苦 众人拾柴火焰高	(171)
第十七章 慧心有私探李母 芳儿私会乌林答	(182)



第十八章	宝珠献计改工艺	芳儿惜别留遗志		(194)
第十九章	宝珠技高入股东	芳儿治病奔京城		(204)
第二十章	芳儿逼夫认新妻	元春内丘探李母		(214)
第二十一章	窑场坍塌飞横祸	一段冥婚留青史		(226)
第二十二章	深山客栈天赐缘	多年相思梦成真		(236)
第二十三章	为有牺牲多壮怀	瓮棺葬儿寄深情		(246)
第二十四章	元春嫁定长生妇	夜半取经为窑家		(257)
第二十五章	宝珠大难无后忧	芳儿旅途遇良医		(267)
第二十六章	长生内丘探亡女	窑场新瓷已烧成		(277)
第二十七章	芳儿辞世泪千重	拜访郎中得巧儿		(287)
第二十八章	夫妻坦诚吐心语	田氏喜怀龙凤胎		(297)
第二十九章	邢州白瓷俏京城	宝珠害口怀身孕		(308)
第三十章	京城订婚娶宝珠	元春新婚祭父王		(320)
第三十一章	白瓷畅销获大利	夫妻南下走京城		(332)
第三十二章	抚琴有缘识将军	除夕思君欲断肠		(343)
第三十三章	避祸端李坤易赵	烧好瓷招兵买马		(355)
第三十四章	幽州送货报恩情	佳丽访仙寻秘方		(368)
第三十五章	元春无子苦落泪	宝珠送子认娘亲		(380)
第三十六章	宝珠千里送急报	婆媳相认共沾巾		(393)
第三十七章	万里丝路商客至	邢州白瓷铸辉煌		(405)
第三十八章	如雪似银载史册	明皇诏喻瓷贡院		(417)
后 记				(427)

《大唐贡瓷梦》故事梗概

唐朝天授二年（公元691年），邢州（邢台）瓷器行行首（会长）李福病逝，其子李长生奉母命赴洛州（洛阳）亲王李素节（唐高宗四子）府上拜孝，得知李素节入狱羁押京城。长生赶至京城瓷器行打探消息，巧遇亲王被武后赐死，长生莫明其妙地得到亲王李素节遗银八百两，离别六年已出家的京城小师妹关宝珠突然夜访，回邢州的路上又遇神秘女子李元春。

长生回到邢州，窑场发生瓷器质量差被幽州、柳城（朝阳市）契丹商客拒收价值三百两银子的退货事件。无奈之中，身为行首的长生率人前去幽州地协商。

李元春密使邢州，找到莲溪庵主持慧心，转告父王（李素节）遗嘱，由慧心将父王幼孙李坤隐于民间李长生家抚养。

长生幽州一行，感动契丹商客，挽回声誉并收回货款。同行的方窑主还娶得契丹商人之女为妻，满誉而归。此举让内丘众窑主深受启发，大伙汲取教训，合伙开办邢州窑社，创新工艺，烧制邢州白瓷，以洗幽州之耻。

出家修行的小师妹关宝珠思恋长生，私自来到邢州，与长生妻芳儿相识。芳儿染有重疾，惦记外出幽州的夫君长生，宝珠千里单骑，探其踪迹，芳儿大为感动，二人结为姐妹。宝珠出身京城瓷器世家，为帮助长生烧制邢州白瓷，潜回京城，偷走父亲珍藏的《瓷器秘籍》，赢得股东信任，成为邢州窑社股东。

芳儿去京城医病期间，受到宝珠悉心照顾，她考虑自己来日不多，为感激宝珠，给自己的子孩子找个能依托的后娘，芳儿暗设计略，逼迫长



生答应娶宝珠为妻，二人有了夫妻之实。

内丘众窑主同心协力，建造新窑，烧制新瓷，窑场工地热火朝天。长生母亲长孙氏带孙女等孩子来窑场游玩，不幸发生坍塌，孙女二凤等人身亡。哀痛中已为郎中的李元春对长孙氏真情相助，长孙氏备受感激。长孙氏以冲喜为名，背着去京城治病的长生、芳儿，聘李元春为儿媳，并订立婚约（妾室）。

芳儿从京城治病归来，得知二女儿身亡，又闻婆婆为长生聘娶了元春，悲怨交加，吐血而死。长生悲痛中，吃住窑场，和众窑主攻克白瓷难关。

长生与元春成亲后，接到京城急信，说宝珠有孕。李元春大义，背着婆婆长孙氏派人秘密进京，以李家名义聘娶宝珠，并谎称宝珠来邢州完婚，让宝珠离开娘家隐居京城保胎，瞒过宝珠爹娘，解了宝珠之忧。

邢州白瓷试烧成功，运至京城，名声大振。官家、商客、丝路商人争相采购，上官婉儿、苏味道等朝廷官员将邢州白瓷介绍至宫廷、寺院、府衙使用，定为朝廷贡品；宰相娄师德亲自派人采购，奖励西域屯田将士，邢州白瓷誉满西域。邢州白瓷借势发展，与南方青瓷平分天下，形成南青北白。邢州白瓷贵贱通用之名留于世。

京城密信，朝廷酷吏来俊臣等欲究查亲王李素节之孙李坤脱逃一事，长生和元春得知消息后，将李坤过继给赵窑主为子，改名赵素。

李元春婚后两次小产，恐难生养，找邢州莲溪庵主持慧心哭诉。慧心担心元春悲伤过度，为安抚元春终于说出她就是元春生母的秘密。慧心怕女儿遭受无后的世俗罪名，设计让长生陪元春躲开婆婆长孙氏到京城治病。

宝珠爹娘敬重已故亲王李素节，同情李元春，做主把宝珠生下的男婴送给元春。元春私会姑姑宣城公主（李素节之姐），为子起名李汉唐，后带回邢州抚养。之后，宝珠又生下一男一女。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叛军孙万荣入关幽州，占领赵州，烧杀掠抢。身在京城的宝珠，丢下孩子，千里单骑来邢州报信解救长生家人，带长生家人南迁洛州，躲过战争劫难。逃难中，长孙氏方知李汉唐是宝珠所生，宝珠还为李家生下一男一女，喜出望外之余，在洛州家中设宴招待京城来的宝珠爹娘，当众认宝珠为儿媳。此时，李元春也有了身孕。

次年，朝廷平定叛军，长生回归邢州内丘，两个月后恢复邢州白瓷

生产。接待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客，邢州白瓷再次鼎盛于世。

神龙政变，武则天让位，李显继位恢复大唐。二月，追封李素节为许王，以亲王礼仪重葬于乾陵。宣城公主念及弟弟骨肉亲情，谕知李元春带孩子来京。许王之孙赵素参加“春闱”后第中进士，李元春子李汉唐进国子监读书。

开元二年，李隆基探望病中姑姑宣城公主（时改封高安公主），得知李元春是叔父许王之女，下嫁邢州瓷家，誉元春是皇家公主，赞叹邢州白瓷精美，为国朝增光。两年后，朝廷谕知设立邢州瓷贡院，赵素为邢州瓷贡院长史。邢州瓷窑的一代年轻人走上历史舞台。此时，邢州白瓷走过了创新创业的艰难阶段，不久便烧制出了如雪似玉、薄如蝉翼的旷世珍品，通过丝绸之路，震惊了世界。

主要人物

- 李长生——邢州瓷器行行首
 长孙氏——李长生之母
 长孙芳儿——李长生已故之妻
 李元春——李长生之妻、亲王李素节之女
 关宝珠——李长生二夫人、长生师妹
 李大风——李长生之长女、长孙芳儿之女
 李二凤——李长生之次女、长孙芳儿之女
 李汉唐——李长生之长子、关宝珠之子
 李金凤——李长生之三女、关宝珠之女
 李金平——李长生幼女、李元春之女
 赵素——亲王李素节之孙（又名李坤）、邢州瓷贡院长吏
 慧心——莲溪寺主持、李元春之母
 关师傅——李长生的京城师傅
 关师母——李长生师母
 关宝顺——关宝珠之妹
 关世雄——李长生之子
 方窑主——内丘窑主方运生
 乌林答——方运生之妻、耶律隆运之女
 田氏——方窑主二夫人
 方复苏——方窑主长子、乌林答之子
 方云飞——方窑主次子、田氏之子
 方淑贞——方窑主长女
 方淑文——方窑主次女、田氏之女
 张窑主——内丘窑主
 马窑主——内丘窑主
 马志良——马窑主幼子
 赵窑主——内丘窑主
 智窑主——内丘窑主
 耶律查刺——幽州瓷器行首、契丹人
 耶律隆运——柳城瓷器商、契丹人
 秀枝——乌林答生母
 孛懒——耶律隆运之次女
 岳顺——孛懒之夫
 张老郎中——元春义父
 张代福——巧儿之夫
 巧儿——张老郎中之孙女
 高城公主——唐高宗之女、李元春之姑母
 李隆基——唐朝皇帝
 上官婉儿——武则天重臣
 娄师德——将军，唐朝宰相
 苏味道——初唐政治家
 孙行首——京城瓷器行首

第一章

京城拜客访师母 亲王遗赠八百金

唐朝天授二年七月（公元691年），多日不雨的京城长安，骄阳似火。

京城郊野的官路上，传来鼓点般的马蹄声，一阵紧似一阵的声响，让人陡然生出莫名其妙的焦虑。马蹄声近，扬起一弯尘烟，须臾之间，骑马人已由城南的天街奔向明德门。

看守城门的禁军，是平日的数倍，士兵们严阵以待的面目，让人感受到京城气氛的异样。

来客下马，通过明德门，步入朱雀大街。朱雀大街的尽头，是可近而不可即的大唐帝国的皇城。虽然现在的皇城内已经改旗易帜，物是人非，然皇城的庄严肃穆，仍令路人敬仰。朱雀大街两旁粗壮的国槐和国槐缝隙中透出的京城街坊的青砖灰瓦，抹不去的浓郁风情，让来客无不追忆曾经的岁月，感叹命运多舛。来客放慢脚步，从开化坊街口转向京城东市，径直走向瓷器街。“京城瓷器行”的匾额赫然在目。店铺门前穿着短衫的杂役，见有客人到访，忙施礼道：“欢迎客官光临！”

来客还礼，将马骑交给杂役，操着浓厚的邢州口音，“烦劳师傅了。”他从马背上摘下一个褡子，挎在肩上，快步步入店内。店内大厅中陈列着许多瓷器，瓷器上方的墙壁上，用木板写着瓷器的产地，“邢州”格外醒目。一位身体胖硕的长者从内室里走出来。

“师傅。”来客重重地跪在地上，声音悲切地叫了一声。

胖长者先是一怔，接着一阵惊讶：“啊呀，这不是我的徒儿李长生吗！”他慌忙搀扶起长生，感慨万分，“你小子终于来了！你可知道你师母是如何念叨你哩。快快起身，里屋说话。”由于激动，长生满脸泪水，他挽着师傅，走进里屋，拭去脸上的泪。



胖长者端茶，递手巾，爱怜地注视着正在净面的徒儿。“不急，不急，你慢慢洗。”他端起污浊的面盆，“有多长时间没有洗面了？这一盆水都被你洗成泥糊糊了。我再去打一盆水来，你多洗两遍。”

长生听话得又洗了一次。胖长者看着清秀俊朗的徒儿，说道：“这才是你呢。刚才像个土人似的，若不是听到你说话的声音，我都不敢相认。”胖长者在旁挥动着扇子，眸子里流动着欢快的目光，汗衫黏贴在他的身上，不断浸出汗水，背部印出一片汗迹。他关心地问道：“想吃些什么？”

长生看着师傅，顺从地说：“吃什么都行。”

“吃凉面怎样？”胖长者征询道。

“槐叶凉面？”

“对，京城名吃。这是京城人最爱吃的。”师傅解释道。

“不瞒师傅说，来京城的路上，我就想到了槐叶凉面。自回邢州后，再没吃过那东西。真想吃。”长生见到师傅，说话很随意。

“想吃好办。”胖长者招呼一声，来了一个杂役，他吩咐杂役道，“叫两份槐叶凉面来。”

长生说道：“师傅，叫一份就得。”

“一份哪成啊。像你这年纪，吃两份也不多。”胖长者坐在长生身边，舞动着扇子，看着长生喝茶。他说：“几年不见，都长成大人。你离开京城那年十九岁，一晃七个年头，恍若昨日。我和你师母老了。不瞒你说，在这六年里，你师母天天念叨你。”

长生面含愧疚，“小子不才，愧对师母，也愧对宝珠师妹。都是我家母的错。”

“儿女情长事，谁能说清楚，谈不上怨谁欠谁。姻缘讲缘分。你和宝珠有情无缘，怨不得任何人。”胖长者劝慰长生，怕长生难过。

“宝珠妹妹还好？”长生似乎有些口吃。胖长者叹气。

自长生离开京城后，他女儿宝珠大病一场，差点丢了性命。后来宝珠要出家，他和夫人尽管有一百个不乐意，但又担心宝珠寻死觅活闹出别的岔子来，只得听天由命，随她如愿。始初，夫妇俩隔三差五去寺院看望女儿宝珠，后来时间久了，习惯了，去得也少。最近听说，宝珠随师傅云游去了外地。他呢图心净，懒得搭理女儿。今儿见了长生，又得长生问及此事，他才想起这些往事。胖长者见长生呆坐在那里，知道长生心里难过，便岔开话题，问道：“成家后有娃了么？”

“有了，俩娃。”

“好啊，有出息了，都俩娃了。女娃还是男娃？”胖长者继续问，想弄个

明白。

“俩女娃。”长生有些不好意思。

“女娃好哇。我不是也养了一堆女娃嘛。”胖长者安慰长生。

“宝顺妹妹呢，我走的时候她才四岁，现在可是长大了。”长生看着师傅的脸问道。

胖长者笑道：“那个老么啊，淘着呢，十多岁了，还是和小的时候一样磨人，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整天个儿出些妖道子。都是你师母娇惯坏的。”长生感觉师傅和从前一样，说起他的宝顺，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不能全怪师母吧，我想也有师傅的份儿。”长生开起玩笑。他接着说：“家里的姐妹们都懂事，全仗师傅、师母教导有方。现在她们长大了，你和师母也能省些心，享享清福。师傅有福气。”

“什么福气不福气的，能吃能喝能睡，没啥烦心的事儿。乐呵了，身体就好。商行里的人都叫我‘胖弥勒’。长生，你瞧瞧，我长得像不像弥勒佛呢？”胖长者在长生面前晃动着胖脑袋。显然，他对这个绰号还是满意的。

“确实一脸的佛像。心善面相也善，师傅的面相里就有福气。可是我的父亲就没有这样的福气了。”长生触景生情，突然难过起来。胖长者收起笑容，问起长生父亲的情况。去年秋天，长生的父亲李福感到身体不适，吃了几副药，略有好转，再没当回事儿，今春儿突然得了风症，捱了不到一个月，便驾鹤西去。

“你爹好像比我小十岁，五十了吧？”胖长者含泪问道。

“刚满五十。”

“年纪不大就去了，可惜呀！我第一次去邢州办瓷货的时候，他二十几岁，和你现在的年纪差不多，那种精神头，我至今历历在目。你爹是我见到的最有才华的人了。二十多年，转眼工夫，人竟没了。人生无常啊！”长者拭泪，长生也落泪。过了一会儿，长者问：“你母亲身体可好？”

“家母心量大，还算看得开。这不，刚过了尽七，就催我出来向亲王李素节大人、孙行首和你等众前辈拜孝。感谢前辈们对我家这么多年来厚爱。可是亲王李素节大人他……”胖长者挥手制止长生，之后站起来到外面看了一下，返回后小声问道：“你去洛州了？”

“去了。”

长生从邢州出来，先去洛州，礼拜亲王李素节大人。到了洛州，亲王李府已被朝廷查封，他听说亲王大人一个月前被带到了京城，同时带到京城的还有李大人的几个孩子。长生担心地说：“我不知道亲王犯了什么罪，很是担心，便昼夜兼程跑来京城。”胖长者气愤地说：“哪有什么罪哟，罪在他姓李，他是

先帝李治的儿子。这个武则天铁了心要当女皇帝，嫌先帝的李家子孙们碍她的事儿，要赶尽杀绝呀！”

李素节是高宗李治的四子，生母萧淑妃。李素节天资聪慧，能日诵古诗赋五百余言，深受高宗喜爱。六岁时被封雍王，升雍州牧；十二岁改封郇王。唐永徽六年萧淑妃被武则天害死后，李素节被贬为申州刺史。唐高宗怕武后加害李素节，让其以患病为由，不入京朝见，一免是非。可李素节咽不下这口气，写了一篇《忠孝论》表明自己无辜。此事招怒武后，将他流放鄱阳、岳州几个地方。武后篡政后，李素节终了未能逃脱下狱的厄运。这时杂役端来了槐叶凉面，胖长者止住话，说道：“你先吃饭，我想你在路上一定饿坏了。这春和堂的槐叶凉面，在京城是第一份，皇亲国戚都抢着去吃哩。”

“味道就是好，不瞒师傅说，我有两天时间没正经吃饭了。”长生狼吞虎咽，一会儿工夫，吞下两份槐叶凉面。“你小子真是饿透了，是不是再来一份？”长者带着笑意。长生说：“师傅够了，吃了两份，肚子撑大了。”随后他问：“师傅，怎么没见孙行首呢？”

“早上他还念叨你爹呢，担心你家的事儿，没了你爹这个顶梁柱，你年纪轻，怕你挑不起窑场这副担子。他还说，等跑完了亲王李大人这档子事儿，专程去邢州看你们，看看邢州的窑场。”胖长者解释说。长生听没有言语，脸上露出感激的面色。

胖长者叹了口气，“近日孙行首心情不好，什么事儿都做不下去，一大早他就出去了，说是到御史台找人，想再见亲王大人一面。”长生放下碗筷。“师傅，我年轻，什么都不懂，但我知道亲王大人有恩于我家，我一直在想，只要能救亲王大人一命，让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

胖长者拍着长生的肩膀，“孩子说得对，受人恩惠定当涌泉相报。李素节大人不但对你家就是对我们东市的瓷器行都是有恩德的。他才德出众，为人坦荡，深得先帝赏识，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但天不容他，人要灭他，我们干着急有劲使不上，没法儿救他啊。”他坐在椅子上无可奈何地说：“你呀也别着急，我们心情一样，都想救这个好人，但心有余力不足，空无奈。孙行首认识人多，路子广，兴许会有办法。”

傍晚时分，孙行首回到店里，他像散了骨架一样疲惫地拖着步履，蹒跚而来。孙行首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国字形方正的脸上镶着一双从不认输的眼睛，平日里刚毅、侠气、精明棱角分明地标记在他的脸上，他因这张脸而广交挚友。但此时的孙行首却是满脸的忧伤、愤恨。他和长生打过招呼，倒身躺在一张竹椅子上，像泄了气的皮囊，没有了形状。屋里漆黑一团，胖长者拿出火石，发出砰砰啪啪的声响。孙行首有气无力地说道：“关师傅，莫点灯。暗一

点儿，心里倒舒坦些。”

关师傅问道：“行首，这李素节大人……”

“殁了！”孙行首从牙缝中吐出两个字。”

“啊，怎的殁了？”关师傅和长生惊异地望着孙行首。

“李素节大人被缢死在南龙门驿了，他的三哥泽王李上金也殁了……，一天之内，害死先帝的两个儿子，这叫什么王法、什么世道呀！”孙行首几乎在呐喊。关师傅关上屋门，小声说：“行首，小心隔墙有耳。”孙行首坐起来大声说道：“都把入逼到这份儿上了，还怕个丘！大不了让他们把我也抓起来，杀了，好让我跟李素节大人做伴儿去。”说完，他又把身子放回到躺椅上。

李素节在去刑场的路上，遇上一户人家出殡，家人哭声不断。李素节问死者是怎么死的，有人告诉李素节是病死的，李素节伤感地说：“能病死就很不错了，还哭什么。”李素节四十三岁，身体有病，他不想死，他宁愿病死也不想被杀死。行首呜咽着，一拳打在自己胸上，“我真是恨自己无能啊，救不了李素节大人！”关师傅和长生在一旁看着，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一会儿，情绪稍微平息，孙行首转过身。“关师傅，武后下旨，准李素节大人以平民身份下葬，我在城南给李素节大人选好了一块墓地，明天你从柜上取二百两银子，带着长生和几个杂役去把李素节大人安葬了吧。”

“是。”关师傅应了一声。并说：“给你弄点儿吃的。”

“罢了，哪儿还有胃口啊。你呢，帮我照顾好长生，他这么老远地从邢州赶过来，也不容易。你到外面弄几个小菜来，晚上陪长生吃顿饭。现在我有话给长生说。你去吧！”孙行首在黑暗中有气无力地挥挥手。他这个举动，关师傅根本看不到，连孙行首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手势。世道阴暗，人们的心中也暗无天日。

关师傅走后，长生在孙行首对面坐下。虽然他看不到孙行首的面目，但他想象得出躺在椅子上的孙行首气急败坏的模样儿。长生不知道说些什么，唯有沉默相对。孙行首停了一会儿，起身说道：“长生，你们李家与大唐皇帝李氏家族是一支，正因为是一支，你的祖上才被高宗皇帝派去尧山那里守唐祖陵，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总喜欢讲这档子事儿，荣耀着呢。现在，大唐江山很快就姓李了，这不但是你们李姓家族的悲哀，也是整个大唐臣民的悲哀啊！我讲这些话，就是让你记住今天七月十三日这个日子，这是亲王李大人的殉难日，今后不管在哪儿，要记住他、纪念他，”讲到这，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我问你一件事儿，李大人欠过你家瓷器钱吗？”

“家父生前不曾说过。”

“你再想一下有无此事。”孙行首提醒道。长生想了想，肯定地摇头。“没

有。”孙行首纳闷儿。前天他去狱中探望李素节大人，问他放在瓷器行买瓷器的钱怎么办，他说都快去见阎王爷了，还买什么瓷器呀。李素节想了一会儿，他说他欠邢州李长生家的银子，委托孙行首把这些银两全部还给长生家。李素节知道长生的父亲不在了，让孙行首转告长生，要他继承父业，烧好邢州白瓷。李素节说隋朝时内丘曾出了一批类雪类银的瓷器，十分的珍贵，他让孙行首告诉长生要好生琢磨那个朝代的器物，通过琢磨器物找出窍门，重新烧制邢州白瓷，造福人民，光大华夏瓷器文化。孙行首听了李大人的话很受感动，一个行将死亡的人，竟念念不忘光大邢州白瓷。但他回来后一琢磨，发现李大人的话中有话。今儿见了长生，便想起了李大人的嘱托。长生问：“孙行首，李素节大人放在您这里有多少钱呢？”

“八百两。”

长生惊愕，“不可能，我们家绝对没有这么多钱！再说了，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事儿。这钱不是我们家的，我们不能要！”

“是不是你家的，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李素节大人说了算。他说给谁，我就给谁，你小子不能让我言而无信，无情无义，做愧对亡者的事情吧！”孙行首挪动身子，从躺椅上下来，他的声音瓮声瓮气。黑暗中看不到孙行首的表情，但口气中流露出来的不高兴，让长生想象到孙行首生气的样子。长生跪在孙行首面前，惶恐地说道：“前辈息怒，晚辈不敢。”

孙行首前行一步，摸索着拉起长生，严肃地说：“我说给你钱，你就收着，不要问原因，也不要给别人说起。亲王让我给你自有给你的道理。至于隋朝烧制的类雪类银的器物，那可是国宝，只有皇宫里头有，你们家哪会有呢，若是真有的话，就凭我与你爹的交情，他早就告诉我了。可这李素节大人，为什么特意挑明让你好好琢磨隋朝器物呢。”孙行首在屋里踱着步子，有些自言自语。他突然转过身，站住说：“长生，你过来，跪下！”长生马上跪在地上。“晚辈遵命！”

“你现在向我保证。”孙行首语气坚定而又低沉。

“我保证！”长生挺直腰板向孙行首保证。

孙行首教导长生的，也是他近几日一直思虑的事情。今后做事情，都要小心，特别是在有关李素节大人的事情上，要慎之又慎，不该说的不说，该做的事儿一定做好。李素节大人犯的是谋反罪，谋反罪是大逆不道之罪，要累及全家。李素节大人的难处别人料不透，但从他的口气中，他似乎早已料到会有不测发生，他早做了准备。具体如何准备的，李素节大人做事严谨，不会吐露于人，而他自己已在生前考虑周全，有万全的布局。这就需要我们活着的人，事事留心，处处留意。于是，孙行首告诉长生：“今后凡是遇有以李素节大人的

口信委托交办的事儿，都要熟记于心，埋在心底，不管承受多大的困难，都要诚心诚意办好。事儿办了还不能说，就是烂在心底也不能说。孩子，你能做到吗？”

“保证做到！”长生回答坚决，如重槌击心。

“好，起来吧。点灯！”

烛光下，孙行首扬眉如剑，二目如烛，曾经熄灭的火焰重新燃烧起来。他坐在椅上，让长生在他的面前坐下，一脸严肃。“离开家多久了？”

“十八、九天。”

“时间不短了。说不定你家里会有什么人去拜访。”孙行首拿过一把扇子，舞动着。“明天你就不要给李素节大人送葬了，早点回邢州去。”长生说：“不行得行首，既然我已经来了，哪有理由不给李素节大人送葬呢。他的恩德我们家几辈子也报答不了，否则，我一辈子心不安。若是回去了，家母知道这事儿，骂死我的。我听您的，送完葬就回去。”

“也好。你的八百两银子，我先给你字据，过几日差人送去，你一个人独行，路上不便，这次就不要带了。记住，返程回邢州，路上不要多逗留，越快越好。瓷窑的事儿，你要用心打点，我们相信你，你会比你爹做得更好。”长生施礼。“谢谢前辈厚爱，小子谨记教导，会加倍努力。”

行首把自己粗而厚的大手放在长生的肩上，“我相信李素节大人选对了人，你不会让他失望，不会让他对你们李家失望的。我替他高兴！”长生迷茫地望着孙行首。孙行首继续说：“记住，还是那句话，管好自己的嘴。”之后抱歉地说：“我今天心情不好，不能款待你了。你住在店内，由关师傅照料，我有事先走一步。”长生送走孙行首，见关师傅还未回来，拿一个小凳坐在店前纳凉。

店内的几个杂役们，也过来凑热闹。一个说：“李先生，听说你也是一个行首，这么年轻就当行首了真了不起。”长生谦逊地说：“邢州小地方，比不得京城。瓷器行里的行首不算什么官儿，是个差事儿。原来家父做，现在家父不在了，我继承着。前几年我和你们一样，也在这儿做杂役。”

几个人“啊”了一声，流露出羡慕的神情。一个说：“李行首，你们邢州真了不起，你们的白瓷，京城的人乐见着呢，就连胡人、西域人也抢着要。”长生叹气道：“我们邢州白瓷还比不上人家南方的青瓷。现在是有名声，缺少好的品种，更没有上等的品色。这一直是我们邢州瓷器人难以解开的心结。”一个杂役说：“我听关师傅讲，前朝的时候，邢州就产出过类雪类银的好瓷。怎么现在没了，烧不出来了呢？”长生想解释，但他想起孙行首的告诫，担心话多有失，转移话题。他见市内熙熙攘攘的人群，问道：“京城的夜市为什么

这么晚还有人呢？”杂役回答，“平时天一黑就宵禁了，近日朝廷颁布《大云经》，武后高兴，赐准聚饮七日。我们这里还算清静些，到了西市那边，那才真叫热闹，胡姬的音乐声都能把天震塌下来。”长生想起今日是李素节大人的殉难日，暗自说道：“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他心里难受，便说：“罢了，你几个出去玩吧，我在此歇息一会儿。”杂役们散去。

关师傅买来几个小菜，两人在店内晚餐。由于两人都有心事，晚餐也就简单了。送走关师傅，长生在店门口坐着乘凉歇息。这几天的事情，他仿佛经历了几个年代，他的心像打碎的坛坛罐罐，有一种说不出的空空落落。长安城对长生来说并不陌生，他十三岁的时候，家父为了让他开眼界，学习经营之道，送他到京城在东市的瓷器行里当杂役，他在此生活了六年。长生入门的师傅就是关师傅。关师傅是京西长陵人，祖上经营瓷器，后定居京城。

长生的到来，给关家带来了不少的乐趣，特别是关师母对来自邢州的这个小后生疼爱有加，视同亲生。理由呢，倒也简单。长生长相英俊，那脸盘儿、那嘴巴、那鼻子儿、那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还有那长长的睫毛儿，乍一见面，关师母就把这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儿，疼爱到心里；长生聪慧文静，一笑一颦，一举一动，那十足的书卷气儿，让关师母心醉，她搞不清楚，长生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大家闺秀，把儿子教导得如此样板；老天长眼，让关师母这个生育了五个女娃的母亲，终于找到了有儿子的感觉。

她对四女儿宝珠、五女儿宝顺常说，“你们的长生哥呀，是我亲生的，当时娘生你们的时候，怕家里乱，把长生放到别人家里养着，现在你们大了，娘就把长生接回来了。”宝珠、宝顺小姐妹俩还真得信以为真了呢。一次宝珠问长生，“哥哥，咱娘把你送到啥地方去了？”长生说：“很远。距离这儿，好几百好几百里地。”

“好几百是多少？”宝珠闪动着会说话的大眼睛。

“一个好几百是五百，两个好几百，就是一千多吧。”长生回答。

“你在那儿有娘吗？”

“有啊。还有姐姐呢。”

“那个娘对你好不好？”宝珠不放心。

“好，我的亲娘能不好。”

“那我娘不是你的亲娘？”宝珠满脸疑虑。长生难住了，他不能说不是。于是说：“也是。”过了两年，宝珠突然对长生说：“你娘是你娘，我娘是我娘，从现在开始我娘就不是你娘了。”长生不解，“为什么突然变卦了？”

“不为什么。”宝珠脸色粉红。

“到底为什么？”长生穷追不舍。